

女性表达,不是“断情绝爱的大女主”

整个电影市场,都在燥候邵艺辉导演的《好东西》。

两年前的此时,邵艺辉凭借电影处女作《爱情神话》一举夺得第35届金鸡奖“最佳编剧奖”。将于11月22日上映的《爱情神话》平行篇《好东西》,已于上周末开启点映,口碑反响极佳。

从年初贾玲的《热辣滚烫》,到中秋档尹丽川的《出走的决心》,殷若昕的《野孩子》,到即将上映的邵艺辉新作,女导演的作品在今年集中占据舆论话题中心。

有人将之归为情绪价值的胜利,说女导演可以轻易拿捏女性观众的情绪痛点;有人以严苛的目光审视着这些作品的故事性和艺术性。

无论怎样,这几位“上桌”的女导演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在女性议题、社会议题方面输出自己的观察和思考,她们为行业带来了不少“好东西”。

01

邵艺辉是目前最受业内主流认可的青年女导演之一。

她的神奇之处在于:可以同时打动女观众和男观众。

《爱情神话》中以男性视角展开一男对三女的情感故事,但女观众没有被凝视的不适感;

影片中的台词、角色设定充满了对两性关系的讽刺和暗喻,男观众却不觉冒犯。

这得益于邵艺辉的轻盈。她擅用轻喜剧的方式讽刺生活,用诗意描摹着琐屑的悲喜剧,对大

都市男女的情感生活有着真正的投注和关照。

更重要的是,邵艺辉跳出了女性弱势地位和受害者叙事。

在她的电影里,女性角色可以是事业型单亲妈妈,可以是撩完就跑的多情富婆,也可以是“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误”的前妻。她们有着成熟的爱情观,清晰的生活理念,既受过伤也伤害过别人。

但这并不意味着邵艺辉对女性的处境视而不见。相反,她十分清楚女性面临的结构性困境,但她选择不煽情、不苦难,而是塑造更浪漫多彩的女性形象。

“优秀的女性不是没有,而是不被看见。这使得我们不仅缺少女性榜样,缺少对女性可能性的想象,也缺少了更丰富的女性(不同于男性命运)的叙事。”

在新作《好东西》里,邵艺辉将延续这种叙事上的轻盈和自由。

影片讲的是轻熟龄女性的爱情、育儿、职场生活,少年、青年、中年三个女性角色一齐重绘天地、重绘生活,快乐和困境都得以坦率表达。

02

相较于邵艺辉导演的轻盈精致,尹丽川导演更为粗粝、直给。

与其他三位女导演不同,尹丽川导演是唯一做母亲的人。从写诗的文艺女到母亲的转变,让她深刻地意识到女性所面临的结构性困境,有着对女性共同处境的强烈共鸣。

因此,尹丽川是女性主义表达欲望最强烈的一位导演。

“母职应该被感谢、被分担,但不应该被歌颂。歌颂母职,意味着把母亲的身份凌驾于作为个人的身份之上,这会把母亲们置于不得不牺牲自我的困境里。”

《出走的决心》讲了一位普通女性不幸的婚姻、被母职困住的前半生。它直面结构性的压迫,三代母女之间有爱,有母职绑架,有爱与责任、与个体自由所发生的矛盾和冲突,有不得已发生的伤害。

尹丽川以略显笨拙但朴实的方式,反抗天然的母职绑架,反抗家庭与婚姻强加于女性的无形枷锁。

它拥抱直观的故事,拥抱直接的情绪,拥抱浅显的女性表达,是一部普通女性都愿意看、看得懂的电影。

03

同样是喜剧演员出身,如果说沈腾的电影以离谱的设定包装严肃的议题(比如《抓娃娃》),那么贾玲则是以真诚激起观众内心深处的共鸣。

目前贾玲的两部导演作品,都与自己的切身经历相关联。《你好,李焕英》是对母亲的眷恋,《热辣滚烫》是对自我的重塑。

可以说,贾玲带来的是一种情绪上的真诚,并以自身真挚的情感表达补足导演能力的缺陷。

不同于邵艺辉轻盈的嬉笑怒骂,尹丽川直给的反抗精神,贾玲将自己的心掰开了、揉碎了融于

人物,平视苦难,又不服于苦难。

比如《热辣滚烫》,每一个在谷底待过的人,孤注一掷搏过的人,跌倒又爬起来过的人,都能在这部电影中找到共鸣。

但这不单单是情绪价值的胜利,而是类型化之外的能量补充。《你好,李焕英》《热辣滚烫》都是标准的喜剧片,也是标准的合家欢电影,让人边笑边揪心。

04

相较于前三位,殷若昕导演关注的一直是弱势群体、边缘人的苦难。

《我的姐姐》通过罗列重男轻女、扶弟魔、性骚扰等女性处境典型瞬间来堆叠情节,愤怒的情绪被无限放大;

《野孩子》捕捉到了生而不养的情绪痛点,悲悯之感蔓延整部电影。

换言之,话题性是殷若昕导演的杀手锏。她以女性视角观察生活中的苦难,用细腻绵柔的手法表现沉闷严肃的社会议题。从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到男导演作品里少见的自然、灵活、松散的诗化叙事外貌。

但需要指出的是,这种话题性大于故事的做法,似乎是一种自我怜惜式的表达。它像一面自怜自恋的镜子,从人物的苦难中照见创作者和观众自己。

05

在剧集领域,今年也有异军



突起的女性导演,比如《我的阿勒泰》的导演滕丛丛。剧中的镜头美学和视觉表达,对画面的构图和色彩的运用,用独特视角展示的女性美,都令观众耳目一新。

在滕丛丛的镜头下,可以看到女性蓬勃热烈的生命力,有会闯祸、野草般生长的小姑娘,有充满侠气、恋爱脑的母亲,还有坚韧朴实、向往新生活的寡母。

同时,滕丛丛也站出来旗帜鲜明地反对剧集创作中“断情绝爱的大女主”:

“你认为理智、冷酷、自私、只爱自己才是一种强大的话,我觉得女性身上的多情浪漫、情绪化、包容、对这个世界的慈悲心,也是一种强大。”

从影视艺术的敏感和才能方面看,性别的区隔不是首要和重要的。女导演新颖独特的讲故事视角、细腻的情感捕捉,都可以加强此前有意无意忽略的对另一半世界的洞察。

同时,越来越多的女性进入影视作品的创作当中,改变产业的性别结构,对于行业的良性发展来说,是真正的“好东西”。

张晚意新剧片方内斗,导演高群书被踢出局,揭露制片人违规开机



有消息称,张晚意、姜武、张天爱主演的电视剧《闪耀的警徽》于11月9日在牡丹江开机。

这部剧原本名为《从警生涯》,导演是擅长这类题材的大导演高群书执导,编剧则是《警察荣誉》的赵冬冬。电视剧改编自任剑波的同名小说,聚焦刑警师徒,他们在打击犯罪、保护人民的斗争中留下了一个又一个可歌可泣的故事。但开机后传出的主创阵容,导演已经变更为李木戈。

然而,表面顺顺利利的开机消息下,其实是暗潮汹涌,甚至传出导演高群书被踢出剧组、朋友圈发

声指控项目方高层、揭露违规开机的地步。

综合各方消息,梳理了一下来龙去脉。

《闪耀的警徽》由爱奇艺主投,可能是考虑到高群书导演了电影《三叉戟》和电视剧《猎冰》等同类作品,在这个领域颇有建树,所以找他合作担任导演。

影视项目的常规流程,是先有剧本,或拿到了原著小说改编权,拿着去找投资方投钱,然后找导演、找编剧,把盘子码的七七八八了,剧本备案立项通过,联系演员、签合同,一切就绪就可以开机了。

因此可以确定,高群书是非常早进入这个项目的,而从网传的编剧赵冬冬的朋友圈截图也能看出这点,这张截图,编剧赵冬冬是贴了导演高群书朋友圈的截图,透露是高群书请她写的剧本,而她也是看高群书导演的情分才接的这个项目,结果没有任何人打招呼,就踢了高导和编剧开机。

显然,导演高群书和制片人产生了巨大分歧。

高群书在其中一篇朋友圈指名道姓的怒斥制片人,表示开会时制片人王柯的手下王凯抱怨赵冬冬的“剧本太老”,而高群书则坚持剧本一字不改,并扬言“觉得剧本不好就别做了。”王凯应该是从那时候就开始和高群书产生矛盾,几次提出把他换掉。

而从另一个叫王世伟的人名可知,高群书之所以这么怒不可遏,因为他很可能都没拿到前期款,朋友圈里写的是因为信任王世伟,才没有签合同就介入这个项目。而没有签合同,制片方通常都不会付款。否则签了合同、付了首期款,就算终止合作,高群书也可以索赔,起码不用退钱,也就没什么损失。

高群书另外一条朋友圈,则是揭露制片方“违规”操作,不立项就开机“真是不可思议。你以为现在是九十年代啊?胆儿怎么这么大?”

查询资料可知,高群书指名道姓的王柯是爱奇艺高级副总裁,应该就是《闪耀的警徽》制片人。所以说到底,高群书被踢出剧组,是他和制片方的矛盾。

平心而论,被踢出剧组这件事上,高群书还真就不占理。

《闪耀的警徽》主演是张晚意、姜武和张天爱,这样的阵容投资不菲,不管是电影还是电视剧,都是谁出钱谁说了算,这部剧由爱奇艺主投,作为爱奇艺的高级副总裁,王

柯就是这个项目的决策者,不听他的,难道听你高群书的?导演不也是拿爱奇艺工资给王柯打工吗?

而且,高群书朋友圈所写“赵老师的剧本我一字不改”也确实过分。不用说前期筹备,就算开机之后,临时改动剧本也是很平常的事情,这可能是演员台词、人物关系需要改动,也可能是某些剧本里的场景在拍摄过程中外联制片没有办法落实,只能更改剧本或部分情节去迁就,这都很合情合理,否则就不会有“飞页”一说了。高群书这么一意孤行的坚持“一字不改”,肯定会让制片方觉得导演不可控,以至于整个项目都不可控,不换你难道等着项目出问题?

至于有没有拿到首期款,如果给了是江湖道义,如果没给,确实有点“不够意思”,但高群书没处说理,毕竟没签合同。

再来说高群书揭露的“不立项就敢开机”。

这句话说明就如网上爆料那样,《闪耀的警徽》确实开机了,也说明这部剧的投资至少一部分款项到位,可以启动,而张晚意、张天爱等演员,肯定不会让像高群书这么大意,演员都是有专门的经纪团队,一定是签完正式合同、拿到预付款才会进组,所以不管项目怎样,至少在片酬上,张晚意和张天爱不会吃亏。

那么“不立项就开机”或许是一个比较大胆的做法,但要说违规,还真不一定。

我们查了一下资料,发现“立项”和“开机”二者并不矛盾。按照法律法规,电影开机拍摄需要取得《摄制电影许可证(单片)》,而只要是依法设立的企业、事业单位,具备从事电影摄制活动的专业技术人员和设备,以及提交相应的计划方案等信息,即可申请摄制电影许可证,所需资料并不包含备案立

当然,备案立项也是一部电影从拍摄到上映的必经之路,毕竟备案立项等于剧本过审、同意拍摄,才有资格走接下来的内容审查、技审等环节,这些都过完了,才能拿到许可证,上映或上线播出。

有不少电影都可以佐证这一点。比如陈凯歌导演的《志愿军》系列,《志愿军3》前不久才刚刚立项,但这个系列是一次性拍完、按顺序做后期制作的。

还有去年的热门电影《孤注一掷》,早在2021年就拍摄完成,但直到2023年初才备案立项,当时的片名还是“捕鱼之放手一搏”。

同样有代表性的是贾樟柯即将上映的电影《风流一代》,同样是2023年年初立项,但电影足足创作了22年之久,如果像高群书说的一定要先立项再拍摄,那《风流一代》的立项时间应该是22年前才对。

而让这次风波陷入“罗生门”的,是编剧赵冬冬在社交平台否认自己出局,不过对于编剧来说,拿钱干活而已,七十多岁的赵冬冬也不想掺和剧组那些烂事儿吧!剧本修改就改,只要自己不动笔就好了。

最后说下接棒高群书的导演李木戈。看到这个人,就会明白制片方并非临时抱佛脚,换导演是深思熟虑的结果。

或许在他们看来,高群书不但执拗、不听话,可能也是年龄大了、拍不动、拍不好吧!毕竟近几年的成绩单属实不好看,电影《刀尖》《三叉戟》票房口碑都不理想,电视剧《猎冰》也持续被观众吐槽,口碑和热度哪头都不占。

相比之下,李木戈不但年轻、听话,而且成绩单也不错,至少他的《司藤》算是爆款,当然时装剧《我的人间烟火》品质实在糟糕,豆瓣评分只有2.7,但现在的平台主要为年轻观众服务,对年轻人口味就行,质量还真就没那么重要。